

图像叙述中不定点与游移视点的 符号双轴操作*

贾 佳

摘 要：任何符号表意都是在聚合轴和组合轴这两个向度上展开的。与符号聚合轴相关的是具体细节之处的个体化选择，而符号组合轴则是对文本整体功能性的观照。“不定点”和“游移视点”虽然是基于文学阅读而生的理论，但在文本与读者之间交互性关系上能够看到二者之于“符号双轴”的影子。从文学阅读的接受到广义的符号表意，受众基于图像叙述文本而解释出的不定点和游移视点，为受众进一步具体化和系统结构化阐释图像符号表意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聚合轴，组合轴，不定点，游移视点，图像叙述

The Biaxial Operation of Indeterminacy and Wandering Viewpoint in Pictorial Narratives

Jia Jia

Abstract: Any signification of signs can expand along two dimensions: the paradigmatic axis and the syntagmatic axis. The paradigmatic axis is related to the individual's selection of specific details, while the syntagmatic axis is related to the overall functionality of the text. Although "indeterminacy" and "wandering viewpoint" are theories developed from the study of literary reading, the biaxial model can

* 本文为成都体育学院2022年度国家级项目培育专项课题（社科类）“中国现当代图像小说叙事研究”（22YJPY23）阶段性成果。

be applied to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xts and readers. From readers' reception of literature, they read to the signification of signs in the broader sense, indeterminacy and wandering viewpoint describe how an audience interprets pictorial narrative texts and provide the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pecification and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signification of pictorial signs.

Keywords: paradigmatic axis, syntagmatic axis, indeterminacy, wandering viewpoint, pictorial narrative

DOI: 10.13760/b.cnki.sam.202301012

一、问题的提出：符号意义双轴向度的普遍性

符号学家格雷马斯 (Algirdas Julien Greimas) 曾尝试跳出语言符号的桎梏建立一门文化内涵的社会学, 他借鉴了叶尔姆斯列夫 (Louis Hjelmslev) 的理论, 指出: “一切文化对象, 无论它们表征为视觉的、听觉的、嗅觉的还是味觉的, 在存在方式上都具有双重解释。” (格雷马斯, 2005, p. 99) 即是说, 一方面存在一个符号系统, 另一方面还有一个与之并列的内涵结构, 这两方面的解释共同构建了符号意义。不难理解, 符号作为文化对象受到人类社会系统影响的同时, 也是个体幻象的投射, 这一理论逻辑在符号学理论中早有涉及。

任何符号文本的意义展开都是由两个向度组成的, 即符号的组合轴和聚合轴。符号的组合轴决定了符号文本被切分的各个部分共同组成一个意义整体, 各个部分在表意逻辑上具有相关性。聚合轴上则聚集着具有像似符号功能的表意要素, 这些要素的排列并没有确定的顺序, 而是依靠记忆被联系在一起。当任意一个对象进入人的意识之中时, 通常情况下被意识捕捉到的只是对象的某些部分, 因此可以说这些部分既给予了受众理解文本的可能, 又没有完全将这种可能交付给受众 (Mitscherling, 2009, p. 143)。所以, 最终的符号表意是符号文本与受众解释在交流对话中形成的, 这一交流结构尤其凸显于符号的组合和聚合关系之上。

符号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最早由现代语言学家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提出。他将语言部分间的组合称为“句段” (syntagmes), 并指出“一个要素在句段中只是由于它跟前一个或后一个, 或前后两个要素相对立才取得它的价值” (索绪尔, 1980, p. 171)。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即为“句

段关系”。如果说“句段”观照的是集体习惯，那么对于索绪尔所言的“联想关系”（associative relations）来说，“句段”就是对个体自由选择的肯定，因为这是建构在“心理联想构成的集合”（p. 174）之上的。

承接索绪尔的观点，叶尔姆斯列夫进一步提出了“聚合关系”。库恩、雅各布森等人也曾针对此问题进行过论述。总之，目前在符号学界，符号所同时具有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已经被普遍接受，这对关系又被称为“符号双轴”，即组合轴与聚合轴。

虽然符号双轴的概念源于语言的线性意义模块，但这种符号意义的存在方式早已成为任何符号文本表意的展开向度。图像作为空间性符号媒介，在具体的表意过程中也经历着符号双轴的意义具体化。尤其涉及具体的叙述情节时，图像符号元素之间的结构性功能为解释者进一步细节化、具体化、整一化符号文本表意提供了保障。

图像叙述中符号的聚合段看似是显现的，但在实际理解中却会因解释者的不同而有区别。文学叙述中的不定点理论站在文本-读者的交互性角度对文本进行个性化解阐释，从这一点来看，不定点与聚合段显现都是对符号文本的具体化。与语言文字叙述相比，图像叙述以空间性为突出特征，但叙述的本质又要求符号文本需在空间中蕴含时间概念，从而在线性逻辑中实现情节的连贯。从图像符号到图像叙述文本的过程，发挥了符号组合轴中符号要素之间连接关系的作用。所以，可以说图像叙述的意义是在被解读的过程中建构出来的，这一理论逻辑与阅读活动中的游移视点相关。游移视点是接收者在符号文本中的一种存在方式，它要求文本在被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激发起读者对不同语境中阅读视野的综合，从而在时间绵延中获得一个完整的意义。

所以，在图像叙述表意的具体实践中，受众对图像叙述文本的理解总是掺杂着超验的以及经验的客观事实，这庞杂的超验和经验逻辑为最终理解一个图像意指提供了思路。无论如何，图像叙述文本所呈现的只能是部分化或节点性的元素和情节，然而这丝毫不影响受众对整个画面的动态情节解读。这种理解事实上暗含了两个维度的知识储备，一个是纵聚合轴层面的，它会影响读者对符号再现客体具体细节化的程度；另一个是横组合轴层面，它是处于时间链条上或者叙述进程中的环节，在实际操作中或隐匿或显现，它的充盈为具体化再现情节客体提供了平台。

二、不定点：图像细节之处的聚合填充

(一) 图像不定点存在的必然性

“不定点” (indeterminacy) 理论最初由波兰哲学家罗曼·英加登 (Roman Ingarden) 提出。他将“再现客体没有被文本特别确定的方面或成份叫做‘不定点’” (1988, p. 50), 以此来考察文学作品的形式逻辑, 并解释读者是如何认识文学作品的。英加登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文本本身, 而是作为纯粹意向性构成 (a purely intentional formation) 连接作家和读者的主体际的意向客体。尽管英加登倾向于认为阅读解释的产生受作品显现的部分或性质制约, 但他又明确指出阅读解释不完全由它们确定, 因为“经验主体, 他的能力、他的倾向、他在阅读时碰巧所处的相对偶然的心情, 都或多或少对审美经验的形成有着不自觉的影响” (pp. 375 - 376)。由此, 可以说文学文本的意义空白为读者参与文本表意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图像表意是将概念通过视觉形象直观地呈现在受众面前, 是否可以说其与语言文字相比在概念表达上具有一定的明确性, 所以并不存在不定点和意义空白? 事实上, 从语言和图像的符号功能来看, 语言中符号和对象之间的任意性联系使得意指精准性成为可能, 而在图像中符号和对象之间的相似性联系则决定了图像的隐喻本质。为此, 赵宪章 (2022, p. 63) 指出: “语言是实指性符号, 图像是虚指性符号。” 由此一来, 人们既然能在具有实指性的语言文字中讨论不定点, 也就同样可以在虚指性的图像表意中构建对意义空白的解释。

在解释看似已经具体化 (concretization) 了的图像艺术时, 更需要读者激发出因文本而生的不定点, 来创造性地完成符号文本从图像到图像叙述的转变。图像文本中所蕴含的作者图式经验的内容框架是面向每一个受众敞开的, 然而其具体的表意结果却有待受众根据个体化的经验和想象来填充。对于任何个体而言, 对世界所做出的解释都是在具体化的基础上获得的,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将符号的具体化类比为世界意识的现象学构成过程 (Jan, 2009, pp. 113 - 136)。

(二) 图像不定点的判定标准

如果说在文学文本中, 意义是文本 - 读者双向作用下的“意义召唤”,

那么在图像文本中意义构建则更倾向于经验主体对文本的解释，图像作为虚指性的符号和对象之间的指称关系必然需要接收者来对应。然而，这并不是说图像表意中文本的作用就不存在，而是相较而言受众的解释更具有话语权。

由此能够推导出图像不定点的判断标准与文学作品不同，其主要在文本之外，而非文本之内。正因如此，除具有强文化规约性的图像符号之外，为了使解释意义尽可能与作者的意图意义一致，在现实实践中文字等伴随文本成为意义锚定的落脚点。具体而言，图像不定点的判断标准可以有四点：社群的解释惯性、解释者的价值经验、图像的空间框架，以及解释者的解释能动性。

1. 社群的解释惯性

语言作为约定俗成的符号，在表意上较为精准。当图像的使用在社群中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惯性后，它便能够表现出语言文字所具有的意指精准性。此种语境下的图像符号与其发送者及接收者的解释意义具有相对的一致性，然而这种一致性是基于同一社群的解释惯性存在的，在不同的文化社群中相同的图像信息则有不同的意义输出可能。例如，中国文化中龙往往代表着尊贵，而在西方文化中龙则是邪恶、暴力的代表。

2. 解释者的价值经验

人们对任何符号文本所做出的解释都不是完全一致的，正如奥格登（C. K. Ogden）与瑞恰兹（I. A. Richards）在《意义的意义》中拿桌子所举的例子一样，他们（Ogden & Richards, 1923, p. 80）认为众多对桌子的描述都不是桌子本身，而仅仅是对桌子的部分呈现，所以，所谓的“桌子”必然需要引入“解释”（interpretation）。美国学者赫施（E. D. Hirsch, 1991, p. 149）也曾指出：“一切解释都只具有局部的性质，没有一个解释能一次性地完全复制文本的含义。”这种解释的差异性为受众创造性理解文本表意提供了可能。

艺术作品对客体的再现并不在于得到充分的质的确定性，反而是蕴含着许多潜在的不确定性，这样一来“在构成作品时，审美接受者就会对所描绘的世界采取一种态度，这种态度是和对物理对象的知觉相联系的；他能在想象中填补那些不定点，仿佛再现客体就象实在客体那样是确实存在的和充分确定的”（英加登，1988，“英译者序”，p. 6）。所以，不难理解这些符号文本自身携带的不定点就成为聚合轴发挥作用的阵地。

3. 图像的空间框架

囿于图像叙述的空间属性，图像文本的实际再现范畴总是会被限制在一

定的表意框架之中，然而这并不是说框架之外的内容就不参与表意。框架之外图像意义看似戛然而止，事实上却在与受众相对的另一个世界中得到延伸。这个世界与其说是图像空间的延伸，不如说是受众根据自我想象对图像对象的具体化再现。因而，在每一个图像叙述文本中，不定点都是必需的。观者不可能在有限的图像空间中极尽各个对象的描述而建立无限多的确定点，某些确定点必然要被不定点取代。

4. 解释者的解释能动性

在图像叙述中引入不定点，也就给予了受众积极参与理解文本、解释文本的机会。对于一个在空间中演绎时间流的图像文本而言，它的时间上的延续性来自人们与文本之间的对话。英加登 (p. 9) 认为，任何艺术作品必然是在时间过程中发生的，因为作品只能在时间过程中呈现给我们。我们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并不局限于简单的单方认识，受众也可以借助对不定点的具体化填充而实现与文本之间的对话。就像英加登描述积极阅读存在的合理性那样：“让我们断言在‘积极’阅读中，人们不仅理解句子意义，而且理解它们的对象并同它们进行一种交流。” (p. 37)

从某种角度来看，图像叙述的接收者填补不定点的行为，恰恰也是调动主观能动性将文本内和文本外相贯通的一种方式。因为，为了真正理解图像文本，受众必须将其与以往经验到的有关认知相联系，这便与阅读活动如出一辙，这些知觉材料最终在受众的意义世界中还原出一个被感知到的实在对象。

例如，对于消极解释者而言，达·芬奇 (Leonardo da Vinci) 的名画《最后的晚餐》只是再现了 13 个人围绕在桌前吃晚餐的场景。而对于积极解释者而言，他不仅看到了这个再现场景中的人物，更是注意到 13 个人物各自不同的动作和表情，以及桌子上的红酒和面包。这些细节之处的填充在告诉观者，画中的人物在晚餐时正激烈地讨论着什么，唯独中间那个人如此淡定。如果这个画面仅仅是通过语词被叙述，读者能够根据自身常识性经验对画面进行想象，但这将仅限于对事物的具体化。图像的再现，看似是对不定点的消除，事实上却更加明确了不定点对受众解释文本所产生的影响。

图像再现的诸多符号形象虽然已经明晰了对应的语词概念，但对符号本身意涵的解释话语权却仍然掌握在观者手中。对于那些并不了解图像语境的人而言，晚餐就是晚餐，面包就是面包，红酒就是红酒，并不存在什么特殊的指代。这种消极解释失去了故事本身被解读出情节性的可能。换种角度来看待图像中的符号元素，它们作为不定点能够让受众在解释的过程中调动起

已有的经验价值，从而达到整个符号元素深化表意的目的。

三、游移视点：结构完形的情节组合

与文学叙述对概念的准确性描述相比，图像叙述的意向解释更加依靠受众对既有经验知识或文化价值观的发挥。尤其是当人们意识到呈现于意识面前的含义只是含义的一部分，然而对含义的体验带给我们的却是整个意义之时。胡塞尔认为那些未被意识到的含义将以“视界”（horizont）的形式存在，“它是对整体的一种不明确的构想，这种构想是从呈现给意识的明确的含义要素中推导出的”（赫施，1991，p. 254）。尽管一个图像呈现出的只是空间性的瞬间含义，但这并不影响读者从中解读出一连串具有时间逻辑的意义链，因为瞬时的空间选择作为意义组合轴上的一段，对整个符号意义有所指。如果说图像叙述中的不定点是个人化的符号聚合体现，那么游移视点对叙述情节的完形就是符号组合在发挥作用。

（一）游移视点的整体性观照

具体化不定点的解释权虽然掌握在接收者手中，但这并不是说图像叙述文本的表意可以任由受众来随意解读。图像叙述本身的文本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要求接收者在填补不定点时凭借一定的依据，与对文学品的阅读一样，“对作品形成真正的审美理解取决于对作品中再现的客体进行恰如其分的具体化”（英加登，1988，p. 53）。从符号学角度来看，这里的“恰如其分”，是指受众在一定图像组合段的基础上对其聚合轴中具体的对象再现做出的理解，这种理解并不会对图像文本的整体结构性逻辑造成影响。

按照英加登的不定点理论，文学阅读是一种敞开的结构，读者可以进入文本对空白进行具体化填补，这是读者主体性的体现。然而符号聚合段的填充终归需要在组合轴中体现出意义，所以，符号文本结构上的空白并不是静态的、个体化的，而是文本与受众交流结构中的动态空白，在最终的符号解释中这些结构上的动态空白也是需要填补的。

与不定点理论形成互补，伊泽尔（Wolfgang Iser）提出“游移视点”（wandering viewpoint）是为了保证文本功能在系统上的完整性，从而实现接收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简单而言，就是“描述读者在本文中的存在方式的一种手段”（伊泽尔，1988，p. 159）。游移视点通过不断转换读者视野的方式一次又一次深入文本，过去的阅读视野会对读者当下的阅读造成影响，而

当下新产生的阅读经验又对前面的部分形成制约。“阅读的每一个时刻都是保持和绵延的辩证统一……通过既处于同一时间内，又离开那些视界，使它们消失在它之后，游移视点开阔着自己的道路。”(p. 150)

由于阅读带给读者的解释是在时间流中展开的，人们理解了一个句子之后，需要将其与另一个句子中的“延续”(continuation)相联系，所以伊泽尔(p. 150)才强调，无论在何时，文本在读者的眼中都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的整体。只能在各个时刻之间来寻求文本的整体性。在图像叙述中，由于图像对象的再现是空间式的，所以看似就不存在如同语词概念中“一个句子”连接“另一个句子”所带来的解释。然而，事实上对图像文本必须要在对每个元素或部分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得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虽然图像中各个对象是一起呈现出来的，但这些对象进入受众的解释意识之中却有时间上的先后。每次一解释的达成，都是接收者一次次重新审视这些图像的结果，这样的过程给接收者的记忆施加刺激，唤起他们已有的主观经验，使得图像叙述文本不断地在理解中与受众对话，实现图像表意的具体化。

(二) 从游移视点看图像叙述的连贯性

游移视点的出现有其特殊的心理学动因，伊泽尔借鉴格式塔心理学提出了引发受众产生游移视点的动因——“建构连贯性”原则。与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的观点类似，伊泽尔认为在阅读活动中，读者在面对可能不符合自我期望和视野的文本时，总能够尝试在看似不相干的文本元素及其部分之中寻找组合为一个整体的关联性，并在无意识中对其进行综合，从而实现最终连贯统一的解释。

胡塞尔关于“时间的内在意识”的论述也对伊泽尔提出游移视点理论产生了启发。胡塞尔(2002, p. 87)认为时间客体所被赋予的时间意识是一个延续的状态，时间领域“可以说是穿越那个被感知和新鲜地被回忆的运动以及它们的客观时间而推延着，类似于视觉领域穿越客观空间的推延”。伊泽尔意识到阅读过程中具有意向性的期望会在游移视点中得到重组，而读者则能够利用游移视点在新的语境中召唤出过往的记忆背景，并将其绵延到未来之中。

语词能对参照物有所指示，却无法对语境做出较为细致的还原，而图像则能够跳过概念，直指事物本身。然而，不可否认空间性的图像符号对意义概念的表达不及语词在时间链条上的线性体现。随着读者阅读的深入，视点在不同语境之中得到转换，语词概念的重复为读者建构出合一的解释提供了

条件。虽然图像视野是空间性的，但受众在获意前仍然需要对文本进行不断审视，进一步丰富所感知到的元素，而这也是视点重新调整的过程。无论是语词的线性逻辑还是图像的空间逻辑，符号文本在不同的视点中表现出意义的不同面相，这些面相在游移视点中被重新整合。“游移视点把本文全部分解成相互作用的结构，这些结构引起了一种对于读者领会本文来说不可或缺的集合活动。”（伊泽尔，1988，p. 159）整合图像诸多符号元素的过程，也是受众对视点进行集合的过程，不仅需要从空间入手，图像叙述对文本时间也有相应的要求。

所以，图像叙述中的游移视点对整体意义的建构可以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空间性的，受众对图像空间的把握程度决定了文本的解释深度；另一个是时间性的，因为图像叙述所对应的情节是在时间中展开的，空间的时间化过程建立在可被理解的情节整体意义之上。

在图像叙述文本中，游移视点整合了空间诸元素之间的关系，从而召唤出空间结构的整体性。如果在小说叙述文本之中，接收者可以让解释任意驰骋在自己想象的世界中，那么图像叙述框架则以较为明确的视觉形态限定了接收者的想象空间。针对图像组合意义的生成，研究视觉语法理论学者甘瑟·克雷西和西奥·凡·勒文（Gunther Kress & Theo van Leeuwen, 1996, p. 177）指出框架就是其三个影响因素之一，画面中的线条或实际的框架决定了图像中符号部分之间的关联，具体而言就是指是否能够合成意义。然而，通常情况下，图像文本所限定的只能是视觉界域内的图像形态，而武断的画框剪接之外的部分则充分交由接收者根据已有内容进行自由发挥。但无论是视觉界域之内，还是视觉界域之外，所再现的画面都应当在表意上被理解为一个整体。

作为接收者，我们会时不时站在叙述者或视角人物的处境来解读和解释图像。西摩·查特曼（Seymour Chatman）对图像叙述空间的“故事-空间”的划分，就能够充分说明接收者在理解整体情节内容上从“所见”到“所是”所做出的情节还原。查特曼（2013，p. 81）认为：“在电影中，明确的故事-空间是实际展示在银幕上的世界的一部分；隐含的故事-空间则是对我们来说处于银幕之外，但对人物来说可以看见、或者处于听力所及范围之内、或者由行动所暗示的一切。”查特曼的言论承认了接收者参与图像叙述文本表意的事实，并且指出，接收者在解释文本的当下其实已经进入文本，以叙述者或者不同人物视角来阐释叙述本文。

从空间语境来看，图像叙述文本所再现的世界是与现实世界平行的图像

□ 符号与传媒 (26)

世界，受众的解释会基于游移视点的建构连贯性原则而自动对未表现出的空间进行意义填补。除对宏观的文本空间有所指示之外，游移视点对图像细节元素的把控也会对整体性表意产生影响。图像的空间属性决定了它的所有意义内容会在同一个空间中被呈现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符号部分也在同一时间内进入受众的意识之中。事实上，受众对画面做出解释所需的时间取决于画面内容的多少，即进入意识并被理解仍然需要一个过程。与此同时，人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对图像进行一次次地审视，而这也就是在重新规划观看的视角。例如，米开朗基罗绘制于西斯廷教堂的壁画《最后的审判》涉及四百多个人物，人们需要按照一定的理解顺序来观看它，并在细节中把握人物身份，从而意识到这些人物与故事的整体性关联。

图像叙述文本不同于纯粹的图像文本，前者需要关注图像中的人物情节问题，因而如何实现空间的时间化就成为将静态内容转换为动态内容的手段。由此看来，受众对图像叙述文本的解释不仅在空间结构上要求整体性，在时间结构中亦是如此。伊泽尔借鉴了胡塞尔关于意向性时间的观点，认为受众的视角会对文本时间的“保持”或“绵延”产生影响，这一过程也是受众对已有视界的再加工。这样一来，受众就对图像符号中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时间做出重新建构，从而在时间链条上获得一段完整的线性情节。

四、不定点、游移视点与图像叙述情节的延展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最早在其《图像修辞学》中分析了图像总体系统中的直接意指（denotation）和含蓄意指（connotation）在符号表意中的具体分工，他（2005，p. 51）认为：

直接意指的讯息的句段“自然化”了含蓄意指的讯息的系统。或者说再说一次：含蓄意指只是一个系统，只能依据聚合关系来定义。图像的直接意指只是句段，它把内有任何系统的要素联系起来：非连续性的含蓄意指物被连接起来，被实现，通过直接意指的句段“被言说”，象征的非连续的世界进入直接意指的场景的故事中，如同进入一个纯洁性的有诱惑的浴池中。

依照巴爾特的理论来对比图像叙述文本表意中的游移视点和不定点，可以发现它们分别从横组合轴和纵聚合轴两个维度重塑了图像符号的表意逻辑。因为组合关系从本质来看是一种句段化的形式逻辑。具体到视觉图像而言，

露露·罗德里格兹和丹妮拉·季米特洛娃（Lulu Rodriguez & Daniela Dimitrova, 2011）把遵照一定组合原则而生的视觉元素看作视觉框架的基础，他们认为这一点反映了巴尔特的直接意指观念，即在分析视觉符号中的第一层意义。对于视觉作为含蓄意指系统而言，他们又指出视觉图像中呈现的不仅是个体性的表意，更是观念性的，它在这一层次上对应皮尔斯三种符号中的规约符（symbol），因为它受文化语境的影响较深。由此不难理解，图像叙述中不定点所带来的个体性的选择事实上是普遍性中的特殊性在发挥作用。所以，组合轴和聚合轴这两个维度在实际符号表意操作中并无时间先后，只有两者共同作用，相互补充，才能在受众的意识中还原出一个完形的文本。

从空间角度来看，游移视点对符号整体关联性的探求，发挥的是结构形式上的作用。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从对形式类型到具体对象的判定，其实是图像符号的普遍性和个体性的判定（彭佳，2022）。个体判断是建立在普遍结构的基础之上的，面对一个通常的事物，普遍性经验会使受众很容易明确事物的属性，而具体到事物本身“是什么”，则需要个体化的细节来丰富。在美国学者罗伯特·恩特曼（Robert M. Entman, 1933）看来，符号结构性的运作都是建立在“框架”（framing）之上的，对于那些表意模糊的符号文本，即使其中的概念并没有明确的例子来佐证，受众仍然能够通过既存的图式经验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框架性质的图式经验保证了符号部分之间的整体关联性，然而想要判定出具体对象，受众的个体性经验是不可缺少的。

没有语言文字等表意清晰的概念符号的锚定时，图像文本中不定点的填补第一时间更倾向于受众的主观解释。对客体的具体化再现并不具有唯一确定性，因为会关系到文化语境因素的影响，所以可以说这是一种含蓄意指层面的解读。而游移视点从叙述结构的角度作用于补全叙述情节，尽管部分情节看似是缺席的，但在整个情节链条上却处于不能缺席的状态，读者在意识中建构情节连续性的同时，也变相地将非连续性的具体化再现客体在情节上连贯起来。由此可见，游移视点承担了句段自然化的作用，它的存在使得图像叙述的故事性网格不断被编织，并且在时间轴和空间轴上被具体化。

然而，这种情节的延展并不是没有界限的，当游移视点的视角移出了读者所能理解和承受的视觉经验范畴，所叙述的故事便不能再继续延伸。可以说，至此，这个图像叙述文本的表意界限也被划定出来。

除了受众的主观经验，我们也不能忽略普遍存在的社会性解释。这是基于前文本的使用而被逐渐规约下来的认识，查特曼将此称为逼真性（verisimilitude）。逼真性迫使接收者按照叙述惯例来对文本的空缺进行填补和

□ 符号与传媒 (26)

整合，这是由于社会中已经普遍被使用的“先前的文本”在发挥作用，“是整个社会中适当行为的‘文本’——建立起来的”（查特曼，2013，p. 36）。久而久之，这种前文本所建立的叙述逻辑会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定式，进而发展成“不言自明”的“箴言”。所以，即使是发送者并没有在文本中给出具体明确的概念描述，接收者通过将传统自然化，一样能够逐渐获得一个接近发送者意图的合理解释。

本文倾向于站在接受美学的理论视角将图像叙述表意的实现归因于解释者的双轴操作，但这并不是对符号发送者意图意义的否定。事实上，针对图像文本本身，发送者仍然有充分的空间来引导解释的双轴操作，以确保原意不被过分曲解。一方面，最为直接的方式是利用图像文本所携带的渗透了社会文化因素的伴随文本。“这些成分伴随着符号文本，隐藏于文本之后、文本之外，或文本边缘，却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构成，严重地影响意义解释。”（赵毅衡，2016，p. 139）正如图像所对应的标题或者解释性文字，这些伴随文本为解释者理解文本中的不定点和游移视点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特定情况下图像文本发送者并不会对意图意义做过多的限定，解释的范围因此被划定得很广。这种情况多适用于现代或后现代的视觉艺术之中，受众的具体解释内容不再是作者的意图意义，反而是受众的解释行为本身成为艺术家更为看重的意图意义。

结 语

“不定点”与“游移视点”作为接受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不仅适用于文学阐释，在广义的符号接受中同样能够发挥作用。从意义建构的角度来看，这两个概念与符号表意的聚合轴和组合轴操作有一定关联。不定点是对静态个体化聚合选择的肯定，而游移视点则是文本与受众交流过程中受众对符号文本系统结构的动态空白的填充。

图像作为当下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其最为突出的特质是空间属性，然而当图像文本要兼顾叙述的时间性时，则必须要调动受众对符号的解释权，在被受众解读的过程中，图像叙述表意的双轴操作才会发挥作用。所以，视觉图像所勾连起的超验的以及经验的认识是图像向图像叙述转变的关键。而不定点和游移视点恰恰从再现内容和情节结构上为受众对图像的进一步解释提供了理论支持。

总之，不定点和游移视点在符号文本中的存在，为接收者从细节和系统

结构上较为全面地获得文本阐释提供了依据。这种将阅读接受与符号学理论结合的尝试性讨论是值得的，也是必要的，尤其在图像转向之后的文化符号背景下更显迫切。

引用文献：

- 巴尔特，罗兰（2005）. 形象的修辞. 载于吴琼，杜予（编）. 形象的修辞——广告与当代社会理论.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查特曼，西摩（2013）. 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徐强，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格雷马斯，A. J.（2005）. 论意义：符号学论文集（上册）（吴泓缈，冯学俊，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 赫施，E. D.（1991）. 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胡塞尔，埃德蒙德（2002）. 生活世界现象学（倪梁康，张廷国，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彭佳（2022）. 视觉框架生成的符号学机制考察. 新闻大学，3，33-44.
- 索绪尔（1980）. 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伊泽尔，W.（1988）. 审美过程研究——阅读活动：审美响应理论（霍桂桓，李宝彦，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英加登，罗曼（1988）. 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陈燕谷，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 赵宪章（2022）. 文学图像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
- 赵毅衡（2016）.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Entman, R. M.（1993）.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 51-58.
- Jan, P.（2009）. The Sense of a Work of Art—the 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Kwartalnik Filozoficzny*, 37（2）, 113-136.
- Kress, G., & van Leeuwen, T.（1996）.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Mitscherling, J.（2009）. *Aesthetic Genesis: The Origin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Intentional Being of Nature*.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Ogden, C. K., & Richards, I. A.（1923）. *The Meaning of Meaning: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upon Thought and of the Science of Symbo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 Rodriguez, L., & Dimitrova, D. V.（2011）. The Levels of Visual Framing, *Journal of Visual Literacy*, 30（1）, 48-65.

□ 符号与传媒 (26)

作者简介:

贾佳, 博士, 成都体育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四川大学符号学 - 传媒学研究所成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视觉叙事与符号叙述理论。

Author:

Jia Jia, Ph. D., lecturer of Chengdu Sport University, member of the ISMS research team. Her research fields are visual narration and theory of semio-narratology.

Email: jiaji@mail0318@163.com